

前漢書

冊三

前漢書卷九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嫫訥以嫫

為姓師古曰嫫音而銳反嫫水名也曲水曰訥言因水為姓也訥

也該案舜居嫫水因以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嫫滿於陳是為胡

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齊桓公以

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宋祁曰舊本

三作二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

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

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

逗遛當坐者

師古曰懦音住又音豆反逗音住又音豆

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

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

師古曰二千石者奏

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

謂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

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迺徙魏郡

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

城人年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

老者也

相乘

李奇曰此龜繇文也

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

乎

張晏曰陰數八十八

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今王翁孺徙正直

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

今王翁孺徙正直

其地

師古曰直亦當○宋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

鹿之虛卽沙鹿地也

師古曰虛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

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

年生女政君卽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

○宋

譚字上當

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

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

師古

曰適讀

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

君在身

師古曰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

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

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

數音所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音反迺教書學鼓琴

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

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音師古曰更太子憐

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

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本○宋祁曰越

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

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音師古曰此政君與在

其中音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

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

得已於皇后音師古曰恐不副皇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音師古曰非其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

音師古曰諸于大掖長御卽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

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爲

使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

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

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

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

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

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

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

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以爲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

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欲廢太子而立

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

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音佑助也

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

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

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

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

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

天

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

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

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

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

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獸也言居父喪信獸三年不言也

故

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

今有第星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第與亭同

咎在臣鳳當伏

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

必同母也上言

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

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

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

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

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

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師古曰顯與專

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

異材考○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上召見歆誦讀

詩賦甚說之師古曰悅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

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

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

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宅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

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

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

注曰字下當有言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

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

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

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

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

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

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

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所以承宗廟重

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

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

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

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

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反歸咎

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

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

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誡

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

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

也第謂女弟卽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

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

則不為宜子明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

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宋祁曰賜當作腹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

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

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鳳不可令久典事宜

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

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

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

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

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

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

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

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

第父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
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
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
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
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
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
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交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
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
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
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
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誠
也實日月益甚○宋祁曰越本月作日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

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

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

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

巍巍也師古曰巍巍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

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

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師古曰婁

古屢字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

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

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

焉師古曰亟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尙書劾奏章知野

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

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

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

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

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

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家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

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

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

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百

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宋祁曰怒音壤決

高都連竟外杜在服虔曰壤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

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

高都水杜里既壤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

曰成大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土

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

宋祁曰浙本西字下有象字

後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

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

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乎阿侯譚

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

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

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

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

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

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

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

門外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

在永傳音旣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

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

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

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

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

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陂以行

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濯同濯與

執楫權人爲越歌也輯謂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橈音饒越歌爲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

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

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尙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

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灋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

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